

著名作家陈忠实与文学教育有着密切关系，也与高校结下了深切的缘分。

陈忠实在年少时面临着生活的困窘，幸而他的父亲传承着“耕读”的家脉，强烈的文化意识促使作为庄稼汉的他宁愿卖粮卖树卖柴，也要供儿子上学。也正是这难得的受教育的经历，为陈忠实提供了接受文学滋养的契机。那见之于文学课本中的铅印文字，唤起了他心中有限但却鲜活的乡村生活记忆，拨动着他那根与生俱来的文学神经。随着阅读范围不断扩大，赵树理、柳青、肖洛霍夫等中外名家进一步将他“引入”文学的殿堂，再加之自己生平以来的第一篇正式的习作《桃李风波》得到了老师的高度认可，陈忠实便便在内心深植下了一个美妙的“作家梦”，等到进入高中阶段，他更是在一开始就将考入“大学中文系”确定为自己奋斗的目标。

个人愿望的实现还要受到所处时代环境的制约与限制。由于其父先前曾因经济原因，忍痛让他暂时休学一年，后来虽几经周折，得以复学，但由于错失了一年的时光，陈忠实的高考便被推迟到了1962年。而1962年恰逢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高校的招生任务也随之大大减少，他所在的毕业班最后竟无一人遂愿上榜。名落孙山的惨痛现实也将陈忠实企图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而又专一的欲念彻底打消，可以说，高等教育经历的缺失是陈忠实心中永久的遗憾，以至于如他后来所言，每当他途经一个大学门口看到校牌时，心里都要忍不住“咯噔”一下。

高考的落败虽曾让他一度陷入苦闷和彷徨，但他的文学生涯却并未因此而“早夭”，人生的“小插曲”反而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文学理想。他最终通过艰苦的自修，把第一篇正式发表的作品视为“大学结业”的凭证，并在反复的“剥离”与“寻找”中，完成了从生命个体到文学个体的成功转变。而且，这也并不意味着陈忠实此后与高校“再无交集”，机缘巧合之处便在于，他与高校的“缘分”将会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展开。

陈忠实一直以来都很注重文学教育实践，早在1981年，他在担任陕西省灞桥区文化局副局长

陈忠实与高校的结缘

□张 瑶

长的时候，就曾先后组织创办过9期“文学讲习班”以培养热爱文学创作的人才。并且，他还曾于1994年专程给莫斯科大学留学生汪健复信，非常细心地为汪健准备写的有关《白鹿原》与《静静的顿河》相比较的论文提供有益的指导。随着自身文学地位的逐步确立，陈忠实与高等院校之间的联系则更是日渐频繁起来，可谓是与高校“广结善缘”。一方面，高校的学术环境和文化氛围为陈忠实提供了进行文学传播、文学教育的平台，另一方面，陈忠实也对高校学科生态的改善起到了重大作用，二者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循环。

陈忠实不仅曾到海内外各大高校，通过做讲座的方式与青年学子进行切实有效的沟通交流，还经常出席由高校承办的学术研讨会，以期能够促进当代文艺创作、文艺评论的发展。如他曾于1995年4月，受邀到美国和加拿大进行文化考察，在此期间，他积极配合耶鲁大学东亚文学系主任孙康宜教授和北美华人作家协会的工作，在哈佛大学作了一场题为“漫谈《白鹿原》的创作及反应”的演讲，受到了留学生群体的广泛好评；他还曾于2004年9月，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刚创办不久的“长安大讲堂”作了长达3小时的首场报告，他以“陕西作家的传承与变异”为主题，大致勾勒出了文学陕军的“生成谱系”，并指出了当时文坛中所面临的“断代问题”。2008年12月，他又参加了由西北大学文学院举办的“大学教育与西北大学作家群现象研讨会”，在“作家与师生生面对面”的交流互动环节，他戏称自己为“西大的‘走读生’”，并鼓励在校大学生多多进行文

学创作，希望西大能够涌现出更多的“雷抒雁、贾平凹和迟子建”。可以说，诸如此类的讲座、研讨会不胜枚举，陈忠实通过此种方式，走下了“神坛”，走上了“讲坛”，回归到了“原下”，高校学子也借此进一步地揭开了文学的“神秘面纱”，较为直观地了解了作家的创作心理。

陈忠实与高校之间的紧密联系还体现在他曾被多所高校聘为“兼职教授”，并担任“名誉院长”等职。举例来说，陈忠实于2002年秋季在王新建教授的介绍下，成为了西安石油大学的驻校特聘教授，2008年，学校在续聘他为驻校特聘教授的同时，又将其聘请为人文学院名誉院长，之后陈忠实又被聘用为西安石油大学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西安石油大学“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既然名曰“驻校”，那么，西安石油大学便给他提供了一处居所，以供其写作、休息。而陈忠实也把此地当成了他的安身之所，将各种书籍堆放在屋内，并且，每每在写完文章之后便署上“二府庄”的名字，以示纪念。散文集《原下的日子》、短篇小说《李十三推磨》等诸多作品就是陈忠实于此处写就的。由此可见，安静的校园仿佛一片净土，让陈忠实一定程度上远离了琐事的纷扰，为其提供了进行思索、创作的空间。而从另一方面而言，陈忠实也时刻关注着学校的发展，通过开展讲座、题词勒石等多种途径，进行文学教育实践，活跃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为莘莘学子的成长尽职尽责。值得一提的是，西安石油大学的校歌就是由学校委托他完成的。为了不负所托，陈忠实推掉其他事情，集中精力查阅相关资料，并结合学校实际，写下了这首词旨隽永、气势恢弘的豪迈之

歌——《辉煌明天》，表达了他对于学校的殷切期盼。另外，陈忠实还曾为《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的文艺副刊题写刊名，并将短篇小说《日子》刊登在创刊号“春雨苑”的第一期上，这无疑有助于带动“校园文学”创作的繁荣。2016年4月27日，“王心剑小说《生民》研讨会”在西安石油大学召开，此时的陈忠实正在与病魔进行殊死抗争，但他仍不忘为研讨会发去贺信，表达欣喜之情。

而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陈忠实与西安工业大学的故事当中。2005年10月19日，陈忠实被西安工业学院聘任为兼职教授、人文学院名誉院长，学校也与此同时成立了“陈忠实当代文学研究中心”，邀请他出任研究中心主任一职，以便能够更好地提升以理工科为主导的学校的人文学科建设水平。在与西安工业大学的交往中，陈忠实并非仅仅只是扮演着“文化符号”的作用，而是用实际行动将自身与学校的建设联系在一起，为学校奔走操劳，与学校休戚与共。凡是有助于学校发展的重大活动，陈忠实基本上都一一出席，表示支持。身为人文学院名誉院长的他也给学校的人文教育注入了新鲜的活力，使得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学术研究三者密切结合，相互交融。如他曾连续多年在学校开办讲座，与学生共话“文学创作”，这就给严谨正规的高校教育带来了更为真切鲜活的别样体验。他还曾参与筹划并出席多篇小说如《后花园》《山匪》等作品的研讨会，在会间与不同类型的作家、评论家交流感想，相互切磋。

陈忠实“朋友圈”里的主要高校，不光有西安石油大学和西安工业大学，还有扎根在白鹿原上

的西安思源学院。2005年6月，由陈忠实联合诸位学者、作家发起的，并与西安思源学院联合创办的白鹿书院正式由陕西省民政厅批准成立，作为白鹿书院终身院长的陈忠实在书院的成立庆典上，表达了创建白鹿书院的初衷，他认为：“书院是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同时它又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象征”，“以白鹿来命名书院，就是想创造一种和谐纯净的学术探讨和文化研究氛围”。兴办白鹿书院，一是要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风神秀骨，以书院作为设坛讲学的平台，让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生机。二是要从文学、艺术、思想、学术等多种角度出发，对现实问题和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争取对我们的生活发展做出富于建设性的建树。三是要以文学和艺术为特色，通过藏书、编书、教书，研讨、交流，从而对陕西、对西部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发生影响。而陈忠实也正是以此为旨归，发挥着书院对外交流“联络人”的作用，他经常与众多作家、学者相聚于此，进行对话沟通，这也使得白鹿书院获得了“中国西部第一书院”的美称，使得“白鹿”真正回到了白鹿原上。此外，由白鹿书院、西安思源学院筹办的“陈忠实文学馆”也于2006年12月举行了建馆启动仪式，而陈忠实起初对建立文学馆的动议却是持反对态度的，因为他感觉自己会“受不住这种文学馆的压力”，但后来考虑到这样做会有利于大学的文化建设，并且也会给“有兴趣的研究者和读者提供较翔实的资料”，所以便在别人热情的说服下应允了此事，并为文学馆提供了诸如手稿、照片、样书等珍贵的研究性资料。

陈忠实所秉持的师者风范与高校所独有的文化生态构成了和谐的“共同体”。在他看来，惟有“健全合理、科学化的教育，才是奠定民族未来的希望”，而大学则是“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个驿站”。他也在与大学的互动中，为这个“驿站”提供了丰富的“精神补给”，并从中找寻到了践行文学教育的“园地”。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白鹿原》硕博论文篇目辑录

□张中菊

据笔者粗略统计，截至2017年12月31日，在国内期刊上公开发表的有关《白鹿原》的研究论文至少有1600篇，硕博论文至少有83篇。作为一部经典作品，足见其在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现将硕博论文篇目整理如下，供大家参考。

- [1]兰淑会：“二难”困境与无意义终极河北师范大学，2003.
- [2]刘婷.论《白鹿原》的历史观.吉林大学，2004.
- [3]张鑫莲.《白鹿原》叙事的多维阐释.福建师范大学，2005.
- [4]叶澜.海家族视野下的中国现代历史画卷.华中师范大学，2005.
- [5]杨素秋.试论《白鹿原》叙事艺术.陕西师范大学，2006.
- [6]吕作民.《白鹿原》的地域文化特色.吉林大学，2006.
- [7]张颖.论《白鹿原》的悲剧意识.延边大学，2006.
- [8]李景钢.《白鹿原》与传统儒家文化.西北大学，2006.
- [9]陶春军.中国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话语权缺失研究.苏州大学，2006.
- [10]张琼.论《白鹿原》与民俗文化.陕西师范大学，2007.
- [11]李法玲.女性解放的破产和对传统的回归.吉林大学，2007.
- [12]胡佳佳.历史与道德的冲突.浙江大学，2007.
- [13]王瑞娟.流动的文化人生与历史.兰州大学，2007.
- [14]王倩.民俗信仰·父亲原型·文化意象.陕西师范大学，2007.
- [15]金鸿雁.论《白鹿原》中民俗文化的特征及其价值.延边大学，2007.
- [16]董伟.《白鹿原》人物悲剧命运研究.延边大学，2007.
- [17]杨姝琼.《白鹿原》民俗文化词汇的解读.内蒙古师范大学，2007.
- [18]姚芮玲.从比较视野看《白鹿原》对文化与人性悖谬情境的发掘.陕西师范大学，2008.
- [19]谢晴雯.从文学到文化.四川师范大学，2008.
- [20]刘怀欣.《白鹿原》中白鹿意象的原型解读.山东师范大学，2008.
- [21]徐爱华.一部小说的产生.苏州大学，2009.
- [22]段氏琼.苑异地同质的农村家族小说.东北师范大学，2009.
- [23]侯业智.同根绽放的异常奇葩.延安大学，2009.
- [24]纪麟.论《白鹿原》对乡村传统儒家文化的挖掘.吉林大学，2010.
- [25]王春阳.《白鹿原》对现代革命历史的叙述、重建与超越.西南大学，2010.
- [26]苏丹.《白鹿原》地域性语言及其成因.中南大学，2010.
- [27]郭武柯.清末民国乡村治理研究.郑州大学，2010.
- [28]樊袁利.《白鹿原》中的民俗词汇翻译策略研究.西安工业大学，2010.
- [29]李金秒.《白鹿原》中的宗法文化研究.延边大学，2010.
- [30]魏武莲.《红旗谱》与《白鹿原》之比较研究.天津师范大学，2011.
- [31]张美英.乡土小说中现实主义的演变和发展.沈阳师范大学，2011.
- [32]徐方方.乡土书写的衍变和乡民命运的浮沉.上海师范大学，2011.
- [33]李之馨.《白鹿原》与白鹿原.陕西师范大学，2011.
- [34]王雪峰.文学作品中的伦理边界问题.探讨.南华大学，2011.
- [35]邢之美.论《白鹿原》中的原型.西北大学，2011.
- [36]党育青.《白鹿原》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西安外国语学院，2011.
- [37]张建良.《白鹿原》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12.
- [38]王小席.西安白鹿原旅游发展策略研究.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2.
- [39]王娇.陕西三作家小说创作比较论.河北大学，2012.
- [40]王敏.方言中的物质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新疆师范大学，2012.
- [41]马向科.白鹿原宗法文化悲剧与寻根之旅.西北大学，2012.
- [42]李兰.《白鹿原》的家族叙事模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12.
- [43]张婷.论《白鹿原》的地域文化内涵.河北师范大学，2012.
- [44]王芸.新历史主义视角下的《白鹿原》.四川外国语学院，2013.

陈忠实手迹掠影

□樊萌 李继凯

字一直未曾间断。1994年初，他为刚改刊不久的《出版纵横》题词，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人类社会愈进步，人对有益的书籍的需求更迫切，出版各类读物将肯定成为陶冶人的精神情操的高尚事业，我向从事这项事业的同志怀着本能的崇敬和钦佩”。潇洒飘逸的字体竖排写在陕西省新闻出版局的一张绿色方格纸上，发自内心的感慨和书写使出版业的工作者们倍受鼓舞。2009年，又给《文学报》题词：“文学照亮生活，照亮心灵”。福建省文学刊物《中篇小说选刊》创刊30周年之时，他写下贺词：“众里寻他心无数，终于发现，好货尽收《中篇小说选刊》每一部”。201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创刊百期，陈忠实写“视野开阔，古今中外，广采博纳，为繁荣艺术园地贡献卓著，也使我大开眼界，获益匪浅。望更上层楼，再创新的境界”。在《光明日报》副刊工作的编辑韩小惠曾向陈忠实约稿，请他写一篇关于陕西老腔的文章，应允后寄来了《我看老腔》，洋洋洒洒5000多字，用钢笔整整齐齐地写在18页白纸上，现在看来依然字迹清晰，言辞酣畅，展现出他在书写时的情真意切和难以抑制的激动心情。对于他人的允诺，陈忠实从来不会轻易食言。即使在生病化疗期间，一旦身体情况稍有好转，便坚持完成之前承诺的题字，陕西省社科院的《文谈》杂志刊名便是他在病中写就的。身为陕西作家，他有很强的责任感，对西安地区的报纸也有着深厚感情，为《陕西日报》《华商报》《西安日报》《西安晚报》等都曾写过题词。

对于文学爱好者，无论在哪个岗位的人求字题名，陈忠实都会欣然应允。1997年，陕西一群热爱文学的检察官创办杂志《检察文学》，陈忠实为此题写刊名，之后还在该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多篇博文，10周年到来之际，又提笔为杂志社书写“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以鼓励他们继续办好这份独特的法治文学刊物。陕西交通作协成立时聘请陈忠实作顾问，他还托人送去“讴歌交通风采，弘扬和谐文化”的题词。2009年夏，参观了秦岭终南山公路隧道后，他感慨不已，慨然挥毫书写：“秦岭终南山公路隧道也是一首激情长诗，贯通了地理的南北中国，也沟通了南北中国人的情感和人文经济交流”，欣喜与赞叹之情跃然纸上。他也经常把自己的稿子交给《陕西通报》的文化副刊发表，给予大力支持。陈忠实的书法在兵团也有墨迹留存，听闻西北边境第一团组建文联，书写“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书写兵团赤子情怀”以示祝贺，用铿锵有力的大字支持军队文化建设。他特别乐于结识各行各业的文学爱好者，省政府办公厅组织公务员参与读书活动，他专门题写了“阅读开启智慧，扩展视野，拓宽思维空间”16个大字，表达自己对活动的支持和肯定，还为干部职工的读书心得体会《撷萃叙心》一书题写书名。

除了给爱好文学的朋友写字留念，普通人求字陈忠实亦不拒绝。他经常以书法来表达对旁人的赞许和谢意，泼墨挥毫之时还不忘为文联辛苦付出的司机师傅写一幅字，主动赠予他；也曾专门写了两幅4尺见方的书法作品寄到汉中卷烟厂，以16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表达感谢之情。作家李康美生病住院，前去探望时他带着写好的5幅书法作品送给治病救人的医生，感谢他们照顾自己的兄弟。在陈忠实看来，那一幅幅字并不是市场上的交易品，只是用以沟通人与人之间感情、表达个人心意的礼物。他也曾给出生于陕北唢呐世家的李彩霞题字“奏响人生旋律，音乐世家独秀”、“光明在前，彩霞灿烂”，体现出对青年人大有作为的肯定和期许。电视剧《白鹿原》在西安举行开机发布会，陈忠实特意题字“激荡百年国史，再铸白鹿精魂”赠予剧组，祝贺电视剧开拍。同时，他还热心慈善，在“首届陕西慈善名流之夜”晚会上，曾捐赠两幅4尺书法支持公益事业。在西安思源学院的陈忠实文学馆内，珍藏着他许多珍贵的手稿、照片和签字题名的图书。他生前还将自己的两部散文手稿《我经历的大浪》《删繁就简》捐赠给了铜川图书馆。陈忠实的足迹遍布关中大地，他的墨迹也散落三秦，那生生不息的力量将永远滋养这一方水土的人们。

书写一生的陈忠实相信“字要多写才出功夫”，他的书法也融入了独特生命体验和个性创造，有着审美价值之外的多种文化功能和社会效应。书为心画，字如其人，无论是钢笔字还是毛笔书法，陈忠实手迹都体现着他那从容大度、质朴自然的风貌，彰显着外柔内刚、醇厚清朗的气质。见字如面，他爱说爱书的“文学依然神圣”，业已成为我们共同的信仰。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陈忠实除了那一部“垫棺作枕”的巨著《白鹿原》，他给世人还留下了大量的手稿和书法作品。他把手稿视为亲人，因为这是他呕心沥血的成果，所以对之十分珍视。当年《白鹿原》手稿也曾被人看重，欲出高价收藏，但被陈忠实婉拒。然而在出版20周年之际却主动交由人文文学出版社全文影印出版了限量版《白鹿原》手稿本”。他在后记中也特别指出“这个手稿是《白鹿原》唯一的正式稿”。在写作过程中，他先写了40余万字的草拟稿，之后才下笔写正式稿。阅读手稿本，我们更能体会到作家创作时的原始状态，这过程既是欣赏文学文本，也可以一窥作家书法的基本样貌，手稿的多重文化功能，使其堪称“文学与书法合成的第三种文本”，蕴含重要的研究和收藏价值。陈忠实交给编辑或记者的多是手稿复印件，但都字迹整齐，富有条理，修改处也十分清晰，甚至删减也遵循严格的工序，先用方框将需要删除的文字标示出来，然后再用毛笔涂黑，一丝不苟。文如其人，人如其字，那些字迹也能显示出陈忠实严谨勤恳的文学创作态度和谦虚谨慎的处事风格。

喜爱书法的陈忠实常常谦称自己的书法“仅仅是用毛笔写的汉字”，但其毛笔字也确实达到了“文人书法”的水准。他为人朴实厚道，从不吝惜墨迹，经常将精心书写的书法作品无偿赠予他人或单位以作纪念。这种乐于奉献的行为不仅赢得了深厚且广泛的爱惜，而且以书法题字鼓励、提携后辈，培育滋养了大批青年作家。对于好友的索字他几乎有求必应，曾公开承诺：凡是作协会员出版作品，索要题名一律分文不取。为友人写序，只要有时间，从不推辞，作序不是三言两语，而要在认真读过作品之后方才动笔，然后将钢笔书写的几页稿纸准时交付。作家王蓬是他相交40年的挚友，因此王蓬出版文集时，他撰写了长篇序文《秦岭南边的世界》，详细介绍、解读了王蓬的作品与人格，也曾在大六尺宣纸上书写孙犁《书箴》中的文辞送给王蓬。《吴树民文集》出版，他题写“吐纳珠玉之声，书卷风云之色”，笔墨酣畅，寓意深厚。与远在广州的作家万振环也相交甚好，时常遥寄书信、题字。陕西蓝田籍作家韩学润用近30年时间写就一部再现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作品《世界屋脊大战》，陈忠实曾亲笔写信祝贺作品获奖，那篇简短却又句句真诚的贺信，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对于作者的尊重和敬意。多年来，陈忠实写过许多序文：为王焕庆长篇小说《抽搐》作《乡村，喧哗与骚动》；为《高峡书画集》作序《气象万千的艺术峡谷》；为李建彪评论集《绿野心音》作《耕耘在民族文学的园地里》；为陈希学《少年纪事》作《难得一种纯洁与鲜活》；为张艳西散文集《城墙根下》作《思考与思想，是精神活力与精神脊梁》；为《谷溪渡文集》作《难得热诚，更难得慧眼》……这些序言和题字是出于对创作者辛劳的体恤，也是对文学的尊重。而这些手迹文稿则蕴含着作家的“生命体温”，体现着他们的文化素养，也是“君子淡以亲”的友谊见证。

文人书法不仅有审美和交际功能，也能服务于社会，发挥文化实用功能。陈忠实的题字作品是他作为文学圈点亮的根根蜡烛，他的手迹手稿也为文化传播插上翅膀，让富有生命的文字飞向更广阔的空间。“多年来，没有一天不签书”的日子里，他用自己的笔墨活跃在文坛，行走走在社会的各个行业，慷慨大方，所到之处，若有求字，他都来者不拒。1998年在华侨大学参加“北美华文作家作品研讨会”期间，他为《华侨大学报》题词：“传播中华文化，沟通民族心灵，凝聚华夏精神”。对于陕西的多所高校，他更是鼎力支持，发起成立了白鹿书院，在这里留下了他大量的手稿。早在2002年到西安欧亚学院参观座谈时，他便欣然题字：“发展民办教育事业，铸就民族复兴基石”；在西安翻译学院讲学，他为该校桃李文学通讯社创办的《西译文学报》题词：“读者是文学存活的土壤”，自担任西安石油大学特聘教授以来，陈忠实在二府庄度过了“原下的日子”，他密切关注学校发展，多次参与师生座谈活动。石油大学校歌《辉煌明天》即出自他手，如今那张手稿已成为学校永久的纪念；还有在校园里处处可见的题字，“玉不琢不成器”、“天道酬勤”，这些厚重坚实、舒朗飘逸的书法已经被雕成石刻，激励着一代代学子努力奋进。就在他去世前不到两个月的一天，他抱病来到石油大学的工作室，坚持写下几幅书法作品，“自信平生无愧事，死后方可对青天”、“好饭耐不得三顿吃，好衣架不住半月穿，好书却经得住一辈子读”，这些耳熟能详的句子成为纸上的永恒，也是陈忠实留给石油大学的最后一笔财富。

作家作品与出版业息息相关，陈忠实为报刊、出版社的题